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红军长征开始后，失去了中央苏区的稳定后勤支持，因此物资补给、伤员救治、兵员补充的问题都只能一边走一边解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录，比如在彭加伦的文章《病员的话》中，他记述了人民群众是如何对待红军伤员的：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而谢翰文的《扩大红军》则通过几个生动的小故事描述了年轻人是如何积极踊跃地加入到红军队伍中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支援，是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者

▶油画《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反映了长征初期，红军与革命老区民众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 作者 孙立新

长征亲历者笔下的长征·鱼水情深

“你跟这个同志去当红军，要听指挥”

病员的话

彭加伦

长征时期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

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汇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

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

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六十余岁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红军！红军！(贵州民众都称我们红军)把你们这位哥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她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她笑眯眯的把青年交给我们。她还很客气的说：“红军！对不起，你这位哥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呵！”她又跑到房里拿了五个鸡蛋，十多个包谷巴巴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她表示感谢，并送她几块钱，她坚决不要，她很慷慨地说：“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呵！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干人(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假使是王家的人(即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人)我们尿也没有他吃。王家兵整得我们好苦呵！”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她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她还在站着望我们。

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

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

“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我们问。

“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的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此后也能公开的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的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工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

“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像这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们仍是很安全的在那里住着。替我医治的医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并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整得太苦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样接着说。

他们都你一篇他一篇把他们经过的情形讲得很详细。

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断的加到我们的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理解的吧！

“干事去！”成了工友们的口号

彭加伦

三军团拿下了宜章，我们(指一军团)也到了白石渡。蒋介石的第三道乌龟壳又被打得粉碎了。

白石渡是宜章属的一个小市镇，是粤汉路必经之地。由于建筑铁路，生意也一天天的热闹起来。

铁路开工是有好几个月了，有些地方已经辟好了路基，有些地方还正在开始。由于地质不好，石头太多，工人却很费力。

工人的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湘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了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他们分成若干篷，一篷有十多人的，或二三十人的，每篷有一个工头，由工头去包来一段，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十二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他们的篷子，是用松树架成的，上面盖了很浓密的松树叶，床铺也是松树架成的大铺，全篷人都睡在一块。用具很少，每人只有一条破棉被，锅灶是在篷门口地下挖成的，吃的都是一些粗菜淡饭，很少有猪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的做下去。

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也跑了，剩下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来吃，工也停下来了。

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猪肉，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须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篷内篷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围满了我们的突击队员，演讲的声音，到处荡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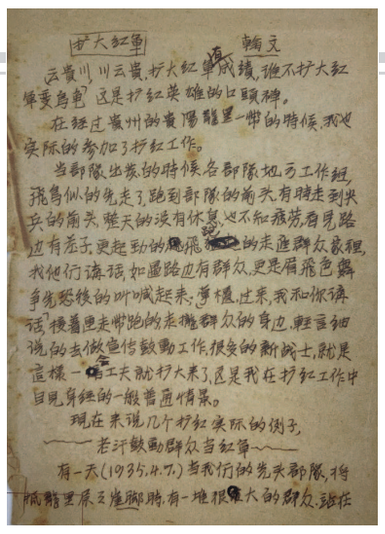
“同志！我去！”“同志！我也去！”

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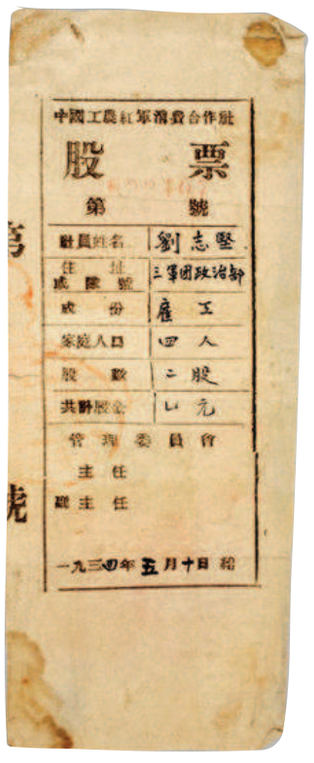
年纪老的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志！咳！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也要跟你们去！”

“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呵！”

“干事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突击队员一批一批的把新战士带来，战士自己又一批一批的去邀来，挂了红布条的人是充满了街头巷尾。不过两天的工夫，扩大了四五百人，在工友的欢送中，同我们走上革命的征途。



▲谢翰文《扩大红军》手稿



▲刘志坚的中国工农红军消费合作社股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藏

▲红军长征的补偿字条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藏

扩大红军

谢翰文

长征中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这是扩大红军的口头禅。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我也实际的参加了扩红工作。

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各部队地方工作组，飞鸟似的先走了，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整天的没有休息，也不知疲劳，看见路边有庄子，更起劲的飞跑的走进群众家里，找他们讲话；如遇路边有群众，更是眉飞色舞，争先恐后的叫喊起来：“掌柜，过来，我和你讲话。”接着连走带跑的，走拢群众的身边，轻言细说的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很多的新战士，就是这样一会工夫就扩大来了。这是我在扩红工作中目见身经的一般普通情景。

现在来说几个扩红的实际例子。

“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

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我们部队开到开江县属的高寨的时候，在中途碰着一个老百姓在那里作庄稼，身穿烂衣服，面色黄黑，皮起皱纹，手脚粗黑，志气昂昂，声音洪亮。当我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如见故友，亲爱非常，连忙把锄头放下，邀我请坐，二人对坐长谈。当我谈到军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拉夫抽丁的痛苦的时候，他便酸鼻，愤激填胸，因为他自己亲身受过那种强拉夫役、非人剥削的悲惨痛苦，所以他自己非常雀跃的愿意来当红军。我又感觉他年过四十几岁，有点太老了，故不同意他来。他遂自荐的说道：“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十八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经我赞成后，便一转身，向家里跑回去叫儿子。

没有几久，便由一个矮而又小的茅棚里钻出二男一女来了，笑嘻嘻的由远而近的走来。他们对儿子的告别训词是：“你跟这个同志去当红军，要听指挥，要时常付信回来。”儿子笑说：“是。”我看他们这样热烈欢送儿子当红军，把我背的一袋米，送给了他，从我身上脱了一件衣服，给新战士穿。父母儿子同声说道：“红军真好，的确是穷人的救星。”

老汉鼓动群众当红军

四月七日，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将抵龙里属之崖脚时，有一堆很大的群众，站在一个离部队行进路一里许的山坡上蹲着，注目相望。我即投身而去，叫了一声：“掌柜！”他们自起虚惊的连二接三的向山顶上爬之大吉(大概是误为拉夫的来了)。我越前进，他越走远，当时把我气煞了，但我坚持“良机莫错过”的宗旨，不计一切的尽管连走带喊：“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干人（即穷人），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接受了我的宣传，站在半山等着，我不知何等欢喜的走拢去，向这老汉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的话。

开始这位老汉装聋不闻。经过多番宣传之后，便一问一答的对谈着。当我与这位老汉谈话的时候，那一大堆群众在距我半里之许站着，好像等候什么似的，并且见我和老汉讲话，讲得津津有味，大起羡慕，自愧站得太远了，只能看而不能听，于是一个个的逐渐向我处走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与促喊，那十多个群众，一哄而来，我又讲了一些革命的大道理，与工农当红军的重要。陡然从群众中出来一个青年回答我的要求说：“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这个老汉更作有力的鼓动说：“如果我不是年纪太老了的话，我也要去当红军，你们这般青年应该勇敢当红军去。”在这一得力的鼓动下，便有五个人志愿当了红军。

送郎当红军

四月八日，我们部队开到龙里县老巴乡的那一天，我在途中一个小庄子休息着。这家大小三人——一个年纪三十岁的男子，一个年约相等的妇女，又一个小小的年纪的青年。当我走进他家时，男的捧冷水相送，女的劝吃包谷饭不要钱（我未曾吃她的）。于是触动我宣传男子当红军的念头，开始我向他讲，红军是什么人的军队，要做什么事，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这个男子含笑不答，于是我把他叫到外边去谈话。他的老婆以为我就是这样一直带走了，连忙说道：“同志！他去不得，家里靠他过活。”我回答了几句安慰话，还是把这个汉子带到外边来了，二人对坐在一棵树下谈话，讲的是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说的是军阀侯之担与“周、吴纵队”压迫干人的痛苦。于是他再三思索了一番，复问我道：“当红军后是否准回家？”我答道：“当红军是志愿的，而不是强迫与拉夫来的。今后你必要回家时，可向上级请假，经许可后，可回家来。”从此他当红军的决心定了，要求回家一趟，安顿家务。老婆开始很留恋他，不准他走，结果他说出“舍不得娇妻，成不得好汉”的俗话来。老婆听了笑道：“你真的要去当红军，要时常写信回来，这条手巾和鞋子你带去用吧！”这个新战士，这样欢天喜地的离开了他的贤妻幼子同我当红军了。

“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的招待”

四月二十一日，经过兴仁县观音山那一天的早晨，白雾层层，毛雨纷纷，虽穿夹衣，犹觉凉寒。天到中午，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轮红日照天空，这时热度增加，寒气骤减，精神爽快多了。

前面草坪里这个放牛的人，定要争取他来当红军——这样自思自谈的想着，转瞬之间，便到达这个人的身边。我照例向他说了。他只是听了，似乎还不十分关痛痒，犹豫的承认当红军。我再进一步向他解释，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很乐意的同我来当红军，但要把牛送回家里去，须到家里，招呼大小，安排了家才能走。当时我对他的估计尚有些不足，认为他是敷衍塞责的漂亮话，或者他家中妻子儿女看见了，一定不准他走；站在另一方面着想，如不准他回家一走，只能强走他的身，不能巩固他的心，必生不良结果，于是我决心的同去他家，以便及时补做宣传解释工作。恰好他家，正在安排我们留寄他家的三个伤员。这个同志果真忠实坚决，对他的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伤兵要好好的招待。”便与我同来了。这一天利用他的线索，在途中扩大两个红军（连他三个）。